遼代《耶律隆祐墓誌銘》和《耶律貴墓誌銘》考釋

劉鳳翥　唐彩蘭　高 娃　李建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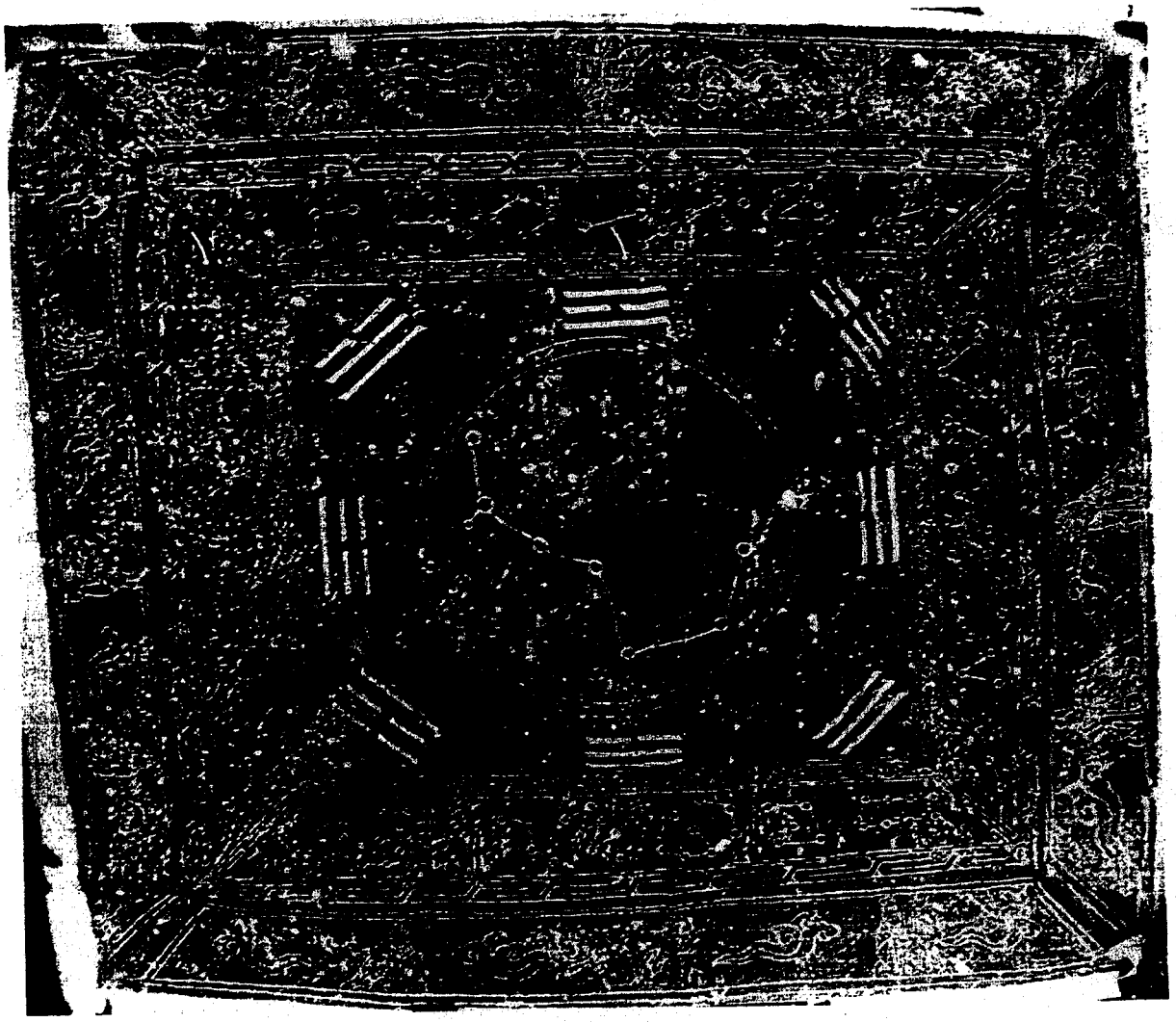
《文史》2006 年第 4 輯（總第 77 輯）抽印本
中華書局 2006 年 11 月 1 日出版

恭請

清格爾泰 教授 笑納

劉鳳翥 敬贈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耶律(韓)隆祐墓誌蓋

遼代《耶律隆祐墓誌銘》和《耶律貴墓誌銘》考釋*

劉鳳翥　唐彩蘭　高　娃　李建奎

一、序　説

内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博物館於2002年和2003年先後對位於旗内白音烏拉蘇木白音罕山韓匡嗣家族墓群中的耶律(韓)隆祐墓進行了清理,清理出深灰色砂岩質漢字《耶律隆祐墓誌銘》(以下簡稱《祐誌》)一盒。誌蓋寬114釐米,縱104釐米,厚13.5釐米(見第116頁)。誌石寬110釐米,縱99.5釐米,厚13釐米。原石現存遼上京博物館。

巴林左旗博物館於2002年7月徵集到契丹小字《耶律貴墓誌銘》(以下簡稱《貴誌》)一盒。墓誌出土地點和出土時間不詳。誌蓋爲青色砂岩質,近似正方形而不作盝頂形,正面是平的,没有斜面。寬62釐米,縱65.5釐米,厚7釐米。用夾有雲雷紋飾的雙綫把平平的正面刻畫成井字形的九大塊。四角各刻牡丹花紋飾,每兩個牡丹花紋之間各綫刻三個生肖神像,四處共十二個生肖神像。中央一塊理應刻墓誌題目,然而却空着未刻字。誌石亦爲青色砂岩質,亦近似正方形,寬65釐米,縱66釐米,厚12.5釐米,共刻契丹小字三十一行。現對《祐誌》和《貴誌》作些考釋。如有不妥之處,尚乞海内外博雅不吝賜教。

二、對《祐誌》誌蓋的説明

《祐誌》誌蓋臺面中央刻北斗七星。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認爲北斗處於天體的中央,

* 本研究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幹部局學習科研處和國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基金資助。

①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中華書局校點本,1959年,第1291頁。

② 《晉書》卷一一《天文志上》,中華書局校點本,1974年,第279頁。

"北斗七星……運於中央"①,衆星都圍繞北斗旋轉。"北斗不與衆星西没也"②。正是出於這種思想,《祐誌》誌蓋才把北斗七星刻於臺面中央。北斗七個星的名字在誌蓋拓本上由右向左依次爲"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摇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③。《祐誌》誌蓋北斗七星的第六星即開陽星旁邊還有一個小星。這個小星稱"輔星"。"北斗七星,輔一星在太微北。……輔星傅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也"④。"第八曰弼星,在第七星右,不見……第九曰輔星,在第六星左,常見"⑤。

《祐誌》誌蓋臺面在北斗七星之外陰刻雙綫條的圓圈,在圓圈外面陰刻八卦符號。根據"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盌、離中虚、坎中滿、兑上缺、巽下斷"的規定⑥,從拓片右下角開始,按順時針方向依次爲乾、坎、艮、震、巽、離、坤、兑。不過"坎"的符號刻錯了,刻得與"兑"一樣了,應該把下面的一横中間刻斷。誌蓋上刻八卦除了表示墓主人對八卦的信仰外,也兼表示方位。"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⑦。由此可以知道,《祐誌》誌蓋拓片的八卦方位是右西左東,下北上南,與現在地圖的方位並不一致。

《祐誌》誌蓋臺面陰刻雙綫方框把八卦圈在裏面,雙綫方框外陰刻忍冬花紋,忍冬花紋外再陰刻雙綫。方框四角各有三條向外平行輻射的直綫把臺面剩餘的部分分割爲四區。每區刻星宿七個,四區内共刻二十八宿。每宿的星群都用直綫連起來。

《祐誌》誌蓋臺面二十八宿方位與八卦的方位並不完全一致。兩者東西方向一致,南北方向則顛倒。左邊爲東方蒼龍,從左下方開始,按順時針方向的七宿依次爲角宿二星、亢宿四星、氐宿四星、房宿六星、心宿三星、尾宿九星、箕宿四星。應該説明的是,在中原典籍中房宿皆爲四星⑧,而此《祐誌》誌蓋作六星。

《祐誌》誌蓋臺面上邊爲北方玄武,從左邊開始,按順時針方向的七宿依次爲南斗宿六星、牽牛宿六星、須女宿四星、虚宿二星、危宿七星、營室宿九星、東壁宿二星。應該説明的是,在中原典籍中危宿皆爲三星⑨,而此《祐誌》誌蓋作七星;中原典籍中營室宿皆爲二星⑩,

③ 《晉書》卷一一《天文志上》,第290頁。
④ 《隋書》卷一九《天文志上》,中華書局校點本,1973年,第531頁。
⑤ 《宋史》卷四九《天文志二》,中華書局校點本,1977年,第975頁。
⑥ 《周易》卷首第5頁,中國書店《四書五經》(上),1985年。
⑦ 《周易》卷四《説卦傳第五章》,第71頁。
⑧ 《晉書》,第300頁;《隋書》,544頁;《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第1299頁;《宋史》,第1003頁。
⑨ 《晉書》,第301頁;《隋書》,第545頁;《舊唐書》,第1299頁;《宋史》,第1022頁。
⑩ 《晉書》,第301頁;《隋書》,第545頁;《舊唐書》,第1299頁;《宋史》,第1025頁。

而此《祐誌》誌蓋作九星。

《祐誌》誌蓋臺面右邊爲西方白虎,從右上方開始,按順時針方向的七宿依次爲奎宿十六星、婁宿三星、胃宿三星、昴宿七星、畢宿九星、觜宿三星、參宿十星。應該説明的是,在中原典籍中畢宿皆爲八星⑪,而此《祐誌》誌蓋作九星。

《祐誌》誌蓋臺面下邊爲南方朱雀,從右至左,按順時針方向的七宿依次爲東井宿九星、輿鬼宿五星、柳宿八星、星宿七星、張宿六星、翼宿二十二星、軫宿六星。應該説明的是,在中原典籍中東井宿和軫宿分别爲八星和四星⑫,而此《祐誌》誌蓋東井宿作九星,軫宿作六星。

《祐誌》誌蓋二十八宿中的房宿、危宿、室宿、畢宿、東井、軫宿等六宿的星數均比中原歷代典籍所規範認同的數目多。誌蓋室宿的星數爲九,竟是中原典籍所記數目二星的四倍半。

不僅《祐誌》誌蓋二十八宿中一些星宿的星數與中原歷代典籍所規範認同的數目不同,宣化遼代壁畫墓天文圖二十八宿中的一些星宿的星數也與中原歷代典籍所規範認同的數目不同。例如,M1 張世卿墓的後室寶頂彩繪星圖的房宿爲六星、南斗宿爲七星、營室宿爲八星、畢宿爲七星、輿鬼宿爲四星、星宿爲六星、翼宿爲二十星、軫宿爲七星⑬。M10 張匡正墓後室寶頂彩繪星圖的房宿爲五星、心宿爲五星、虚宿爲八星、營室宿爲六星、畢宿爲七星、參宿爲九星、輿鬼宿爲四星、柳宿爲十四星、翼宿爲十七星、軫宿爲六星⑭。M17 張文藻墓後室寶頂彩繪星圖的房宿爲五星、箕宿(原書誤爲翼宿)爲三星、虚宿爲八星、營室宿爲六星、畢宿爲六星、輿鬼宿爲四星、柳宿爲十二星、星宿爲六星、翼宿爲十五星⑮。等等。

《祐誌》誌蓋和宣化遼墓二十八宿中一些星宿的星數與中原歷代典籍所規範認同的數目不同的原因,我們推測可能是由於遼朝的天文工作者根據自己對星空的觀察而對中原傳統星圖的一種修正。《祐誌》誌蓋二十八宿天文圖刻於統和二十九年(1011),比宣化地區的遼代天慶六年(1116)張世卿墓中的天文圖早一百多年,比南宋淳祐年間(1241—1252)蘇州天文圖要早二百多年。其意義非同尋常。

《祐誌》誌蓋二十八宿天文圖之外,再用雙綫方框把天文圖圈起來。方框外,陰刻勾連雷紋。這樣就把《祐誌》誌蓋中央臺面占滿了。《祐誌》誌蓋四周斜面各用平行的雙綫圈出四個區域。每個區域陰刻三個生肖神像和四朵祥雲,祥雲把神像區隔開。從《祐誌》誌蓋拓本上面左端開始,按順時針方向,依次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

⑪ 《晉書》,第 302 頁;《隋書》,第 547 頁;《舊唐書》,第 1300 頁;《宋史》,第 1041 頁。
⑫ 《晉書》,第 303 頁;《隋書》,第 548、549 頁;《舊唐書》,第 1300、1301 頁;《宋史》,第 1058、1064 頁。
⑬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著《宣化遼墓》(文物出版社,2001 年)上册,第 212 頁;下册彩版六七。
⑭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著《宣化遼墓》上册,第 39 頁;下册彩版一七。
⑮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著《宣化遼墓》上册,第 99 頁;下册彩版三六。

猴、酉雞、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神像與二十八宿天文圖是各自獨立排列，並没有考慮它們之間的聯繫。因此，子鼠和午馬所在的位置，並不在二十八宿天文圖的子午綫上。

《祐誌》誌蓋最外面是用銀錠紋把十二生肖神像圈起來。

《祐誌》誌蓋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有待於民俗學者和天文學者深入研究。

三、對《祐誌》的考釋

《祐誌》稱"烈考諱匡嗣，晋昌軍節度使、政事令、尚父、秦王、贈尚書令"。這些官銜均見於《韓匡嗣墓誌銘》(以下簡稱《嗣誌》)⑯，説明耶律隆祐的父親是韓匡嗣。墓誌銘主人耶律隆祐本姓韓。《祐誌》稱墓誌主人"公諱隆祐，字道寧""賜之以國姓，仍連御署，得繫皇親"。遼聖宗名耶律隆緒，是"隆"字輩的。"連御署"就是署名與遼聖宗皇帝是一個字輩即"隆"字輩。遼代皇族按着親疏分别繫於三父房，即孟父房、仲父房和季父房，季父房是最親近的近支皇族。據契丹小字《耶律(韓)高十墓誌銘》，韓匡嗣一支正是繫入季父房。據《遼史》，遼聖宗的三弟名隆祐，小字高七，一字胡都堇，最後的封爵是齊國王⑰。由此看來，《祐誌》主人耶律隆祐不僅與遼聖宗是一個字輩的，還與遼聖宗的三弟重名。但《遼史·皇子表》的記載似有誤。據遼聖宗之姐的墓誌《秦晋國大長公主墓誌銘》，聖宗胞弟耶律隆祐作"齊國王隆裕"⑱。《契丹國志》亦作"齊國王隆裕，番名高七，母曰蕭氏，景宗第三子"⑲。《秦晋國大長公主墓誌銘》和《契丹國志》都比《遼史》撰寫時間早，而《秦晋國大長公主墓誌銘》又是本家人記本家事，應比《遼史》更有權威性。所以遼聖宗的三弟應爲耶律隆裕，而非耶律隆祐。《祐誌》主人並没有與遼聖宗的三弟重名。《祐誌》稱"公即王之弟[第]七子也"，即《祐誌》主人耶律隆祐是韓匡嗣的第七子。《嗣誌》和《韓匡嗣妻蕭氏墓誌銘》(以下簡稱《蕭誌》)均把韓匡嗣的第七子作韓德顒。《遼史》中有德凝而無德顒。據丁聲樹先生的《古今字音對照手册》，"顒"字在《廣韵》中注音爲"魚容切"，是通攝合口三等平聲鐘韵的疑母字。"凝"字在《廣韵》中注音爲"魚陵切"，是曾攝合口三等平聲蒸韵的疑母字。二者的聲母均爲疑母，攝音"通"、"曾"發音相近。"顒"和"凝"在遼漢語方言中可能讀音極爲相近，所以《嗣誌》和《蕭誌》中的德顒與《遼史》中的德凝爲同一個人，其名字的歧異是由於同

⑯ 劉鳳翥、金永田《遼代韓匡嗣與其家人三墓誌銘考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九期，2000 年，第 228 頁。

⑰ 《遼史》卷六四《皇子表》，中華書局校點本，1974 年，第 987、988 頁。

⑱ 陳述輯校《全遼文》卷六，中華書局，1982 年，第 126 頁。

⑲ (宋)葉隆禮撰，林榮貴、賈敬顔點校《契丹國志》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152 頁。

音異寫。名從主人,應以"德顯"爲是,即《祐誌》主人原爲韓德顯,耶律隆祐是後改的姓名。根據對契丹小字《耶律(韓)高十墓誌銘》的解讀,耶律隆祐還有契丹語的名字,音譯成漢字爲"三寧·定哥"。

《祐誌》稱耶律隆祐"世本昌黎人也"。這是在攀附郡望,實際上他的原籍應爲"薊州玉田人"⑳。《祐誌》稱"高、曾輔聖"。據《韓匡嗣墓誌銘》,耶律隆祐即韓德顯的高祖"諱懿,不仕",説不上"輔聖"。他的曾祖"諱融,任薊州司馬",是個小官,也説不上"輔聖"。《祐誌》稱"祖、考箴時","祖、考"指韓知古和韓匡嗣,"箴時"是説針砭時弊,箴通針。《祐誌》稱"金昆集莫大之勛,正調殷鼎"。"金昆"指學業和德行齊名的兄弟,下面的"玉季"與此同義。"昆季"爲兄弟之義,兄爲"昆",弟爲"季";"金"和"玉"均爲美好之義。此墓誌中的"金昆"和"玉季"是指墓誌主人的兄弟們。"調殷鼎"是説調和殷代的鼎鼐,喻指擔任宰相的職責。典出《尚書·説命下》,商王武丁立傅説爲相,對傅説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和梅都是調味品。作羹,鹽多則鹹,梅多則酸。宰相幫助國君治理天下,如同調和鼎鼐那樣,使之合適。

《祐誌》稱"玉季樹不朽之業,俱陟韓壇"。"陟韓壇",登上拜韓信爲將的壇,用以比喻墓主人的兄弟們爲武將的情況。《祐誌》稱"漢去肉刑,假劉章之貴裔",典出《漢書》卷二三《刑法志》:"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没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其除肉刑。'"㉑劉章是漢高祖劉邦之孫,齊悼惠王劉肥之子。先被封爲朱虚侯,後被封爲城陽王㉒,所以他是"貴裔"。吕后死後,諸吕作亂。劉章親手殺死了吕産,爲漢文帝即位掃清道路,漢文帝即位後才能廢除肉刑。《祐誌》稱"周成砥道,賴姬旦之同宗"。"周成"指西周成王姬誦。"砥道",平直的道路。典出《詩經·大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姬旦"即周成王的叔父周公。《祐誌》用劉章輔佐漢文帝和周公輔佐周成王的典故來比喻耶律隆祐的"茂族根深"。

《祐誌》稱"烈祖諱知古,彰武軍節度使、中書令"。《遼史》卷七四《韓知古傳》稱,"神册初,遥授彰武軍節度使。……征渤海有功,遷中書令"。《祐誌》所説的韓知古官銜與《遼史》記載完全一致。《祐誌》用"竇憲多謀,位居侯伯;楊彬積善,世襲公卿"來比喻韓知古。竇憲

⑳ 《遼史》卷七四《韓知古傳》,第1233頁。
㉑ 《漢書》卷二三《刑法志》,中華書局校點本,1962年,第1097—1098頁。
㉒ 《漢書》卷一五上《王子諸侯表三上》,第429—430頁。

字伯度,東漢平陵人,漢和帝母親竇太后的胞兄。和帝十歲即位,竇太后臨朝,憲居官侍中。後獲罪懼誅,自請擊匈奴贖罪,領兵出塞三千餘里,大破匈奴。拜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户,總攬大權。《後漢書》卷二三有傳。

《祐誌》稱"烈考諱匡嗣,晋昌軍節度使、政事令、尚父、秦王、贈尚書令"。韓匡嗣的這些官銜均見於韓匡嗣本人的墓誌㉓。《祐誌》用"出啓芙蓉之幕"來形容韓匡嗣禮賢下士。"芙蓉之幕"是幕府的美稱,又稱"芙蓉幕"、"蓮幕"。南齊王儉爲宰相時所舉薦之人皆爲名士,時人皆以入王儉幕府爲入蓮花池,認爲如紅蓮緑水,交相輝映。後因以稱幕府爲芙蓉幕。韓匡嗣本人的墓誌稱"又若崇善道,重文士,或有業一經、射一策而求謁者,必接以温顔,待以殊禮。况鴻儒碩學者哉! 由是,慕其義登其門者衆矣;舉其能授其任者多矣"。

《祐誌》中的"藩魏存荆"喻指韓匡嗣爲保衛國家做貢獻。"藩魏"亦作"蕃魏","存荆"亦作"存楚"。典出《文選》班固《幽通賦》:"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荆。""木"指戰國時魏國的段干木,"申"指戰國時楚國的申包胥。他們都爲保衛各自的國家做出了貢獻。《祐誌》中的"百二之邦"喻指形勝險要之地。"百二"是百分之二的意思,典出《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是説秦國由於形勝險要,二萬軍隊就能抵擋諸侯的百萬大兵。

"黄熒"亦作"熒黄",熒燒用黄色紙寫的祭文。《祐誌》中的"贈喉舌之令"指死後贈尚書令。"喉舌"典出《詩經·大雅·烝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比喻掌握機要、出納王命的重臣。後來多用"喉舌"代指尚書,"喉舌之令"就是尚書令。《祐誌》中的"杞梓"指杞和梓兩種優質木材,用以比喻優秀人才。典出《國語·楚上》:"晋卿不若楚,其大夫則賢,其大夫皆卿材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祐誌》中的"張司空劒瘞酆中,略淹塵土"典出《晋書》卷三六《張華傳》。"張司空"指張華,因張華官至司空,故名。"劒"是"劍"的碑别字。"酆中"即豐城縣,"酆"通"豐"。孫吴未滅時,天上的斗牛之間常有紫氣。滅吴之後,紫氣愈明。張華向豫章郡的星象家雷煥請教是怎麽回事,雷煥説:"是寶劍的精氣上徹於天。"張華問:"這件寶物在什麽地方?"雷煥説:"在豫章郡的豐城縣。"張華就任命雷煥爲豐城縣令,讓他去尋訪寶劍。雷煥在豐城縣的監獄屋基掘地四丈得一石函,内有寶劍二,一爲龍泉,一爲太阿。雷煥把一劍送給張華,一劍留給自己㉔。用這個典故比喻耶律隆祐是寶貴的人才,其才華不會被埋没。《祐誌》中的"陶太尉梭浮澤畔,終駕風雷"典出《晋書》卷六六《陶侃傳》:"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於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此處用以

㉓ 劉鳳翥、金永田《遼代韓匡嗣與其家人三墓誌銘考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九期,第228頁。

㉔ 《晋書》卷三六《張華傳》,第1075—1076頁。

喻耶律隆祐少年得志，飛黃騰達。《祐誌》稱"年始立，會景宗皇帝廣被恩華，大分爵秩，不限資級，以取良能"，但没有指出景宗任命他什麽官職。據，《遼史》卷七四《韓德凝傳》，"保寧中，遷護軍司徒"。這應是耶律隆祐最初的官職。《遼史》韓德凝傳謂"開泰中，累遷護衛太保、都宫使、崇義軍節度使。移鎮廣德，秩滿，部民請留，從之。改西南面招討使，党項隆益答叛，平之。遷大同軍節度使，卒於官"。《祐誌》稱耶律隆祐於"庚戌歲季冬壬戌日薨於雲州之官舍"。庚戌歲是統和二十八年(1010)，即韓德凝卒於公元 1010 年。開泰是統和之後的年號，其元年是公元 1012 年。因此，《遼史》韓德凝傳中的年號"開泰"顯然是"統和"之誤。《遼史》中的"西南面招討使"與《祐誌》中的"西南面五押大將軍"是一回事。《遼史》中的"党項隆益答叛，平之"與《祐誌》中的"懾小番，肅諸部"也是一回事。耶律隆祐即韓德凝的最後一任官職大同軍節度使《祐誌》與《遼史》的記載是一致的。《祐誌》中耶律隆祐的其他官職如"燕京山河都指揮使"、"上京留守"以及一些散官、階、爵、封邑和功臣號均不見於《遼史》韓德凝本傳，"燕京山河都指揮使"也不見於《遼史・百官志》，此皆可補《遼史》之不足。

《祐誌》中的"鶡冠"指以鶡羽爲飾的冠，漢代武官所戴的冠。《祐誌》中的"風樹"典出《韓詩外傳》卷九："樹欲静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喻父母不得久奉養而亡故。此處是指韓匡嗣於乾統四年十二月初八日去世。《祐誌》中的"丁考之憂"是指遭父喪。舊制父母死後，作官者須辭官守喪三年。《祐誌》中的"孝符曾子，五内絶漿"典出《禮記・檀弓上》："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曾子是對曾參的尊稱，字子輿，春秋時人，孔子的學生。《祐誌》中的"痛甚高柴，雙眸泣血"典出《禮記・檀弓上》："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泣血，泣不成聲，如同流血而不出聲。高柴，字子皋，春秋時人，孔子的學生。用曾子和高柴的事迹來比喻耶律隆祐在喪父之後的悲哀。

《祐誌》中的"陟岵之哀"典出《詩經・魏風・陟岵》："陟彼岵兮，瞻望母兮。"用以表示思念父母。《祐誌》稱"十三年，遥授武寧軍節度使"，武寧軍不在遼境，而在宋朝的徐州(今屬江蘇)，故稱"遥授"。《祐誌》中的"竹騎小兒"典出《後漢書》卷三一《郭汲傳》："始至行郡，到河西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後人常用兒童騎竹馬歡迎郭汲事稱頌地方官吏。"銅標大柱"指後漢時期的馬援(被封爲伏波將軍)征交阯立功的情況。《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嶠南悉平。"唐代李賢所注的《後漢書》在這句話下引《廣州記》説："援到交阯，立銅柱，爲漢之極界也。"《祐誌》用郭汲和馬援的事迹來贊頌耶律隆祐任西南面五押大將軍的政績。

《祐誌》中的"推轂"比喻助人成事，或推薦人才，如助人推車轂，使之前進。典出《史記・荆燕世家》："今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祐誌》中的"借箸"典出《史記・留侯世家》："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即張良借劉邦吃飯用的筷子比畫當時的形勢，

後用以喻代人策劃。箸,筷子。《祐誌》中的"柅"音 ni,義爲"遏制"。《祐誌》中的"求瘼",是"求民瘼"的略稱,關心民間疾苦之義。典出《後漢書》卷七六《循吏列傳序》:"廣求民瘼,觀納風謡。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寬息。"《祐誌》中的"覃恩",廣施恩惠之義,多指帝王進行封賞或赦免。《祐誌》中的"魏都舊地",指大同府,北魏時曾在這裏建都。《祐誌》中的"殿邦",鎮撫邦土之義。典出《詩經·小雅·采菽》:"殿天子之邦。"《祐誌》中的"才過於蓂生",才過了一個月。蓂,蓂莢的省略。相傳堯時有瑞草蓂,每月一生死。每月朔日開始每日生一莢,至十五日共長十五莢,從十六日開始又每日落一莢。《祐誌》中的"伏枕旋聞於蟻鬥"典出《晋書》卷八六《殷仲堪傳》:"仲堪父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鬥。"用以喻病體衰弱,聽覺虚幻,精神恍惚。《祐誌》中的"晋后之膏肓有驗"典出《左傳》成公十年條:"晋侯夢大厲。……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祐誌》中的"咳珠唾玉",比喻言語珍貴。咳唾,比喻人的言論。典出《後漢書》卷八〇下《趙壹傳》:"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祐誌》中的"洪覆",廣大的覆蓋之義,即代指天。《祐誌》稱耶律隆祐"享年六十有四",根據卒年推算,他應生於應曆三年(953)。

《祐誌》中"皇帝以手足興懷"的"手足"爲"兄弟"之義。又照應前面的"連御署",强調耶律隆祐與遼聖宗皇帝是一個字輩的,皇帝與他稱兄道弟。《祐誌》中的"捐館",捐棄所居之館舍,婉稱死亡。《祐誌》中的"涉川","利涉大川"的簡稱。典出《周易》卷一《同人》:"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祐誌》中的"濯龍"爲後漢時代的園林名,近北宫,在洛陽西南角,此處喻耶律隆祐妻出身高貴。《祐誌》中的"彤管",女史記事所用的朱管筆。典出《詩經·邶風·静女》:"静女其孌,貽我彤管。"

《祐誌》稱"有子二人,女一人,渤海娘子大氏之所出也,先公而亡,長曰遂贇……次曰遂成"。耶律隆祐雖然有遂贇和遂成兩個兒子,但都先於耶律隆祐而亡。《祐誌》並没有説耶律隆祐有孫子。根據契丹小字《耶律(韓)迪烈墓誌銘》和《耶律(韓)高十墓誌銘》以及漢字《蕭烏盧本娘子墓誌銘》的記載,耶律隆祐之兄韓德威之孫韓滌魯承祧了耶律隆祐這一族系。説明耶律隆祐雖未斷子,却絶了孫,過繼了韓滌魯爲孫。韓滌魯被賜國姓,並連御署而名宗福,與遼興宗耶律宗真是一個字輩的。耶律宗福的漢字墓誌銘已經出土,内有"特詔主掌叔祖父思母相公之籍産,恩也"。"思母"是耶律隆祐契丹語名字"三寧·定哥"中"三寧"的異譯。"三"的中古語音爲[sam]㉕,其讀音近似於"思母",省略了"寧"。

㉕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92頁。

《祐誌》中的"嵇中散"指晋朝的嵇康,因嵇康"拜中散大夫",故名。用"嵇中散之風表"來形容耶律隆祐的儀表。嵇康"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㉖。《祐誌》中的"非道不行,張安世之畏慎也",典出《漢書》卷五九《張湯傳附張安世傳》:"安世輔政俗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第2647頁)

《祐誌》中的"宋暹之人龍也"典出《晋書》卷九四《宋纖傳》。宋暹即宋纖。"人龍"即"人中之龍"的省稱。宋纖"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隱居不仕,酒泉太守馬岌前往造訪,宋纖"距而不見"。馬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第2453頁)後用"人中之龍"比喻出類拔萃的人物。《祐誌》中的"樂廣之水鏡也"典出《晋書》卷四三《樂廣傳》。尚書令衛瓘見樂廣而奇之,命諸子向樂廣學習,曰:"此人中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睹青天也。"(第1243頁)以水和鏡的清明比喻人的明鑒和性格爽朗。

《祐誌》中的"劉超之清苦"典出《晋書》卷七〇《劉超傳》:"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祐誌》中的"毛玠之公方"典出《三國志》卷一二《毛玠傳》:"(毛玠)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用此來贊揚耶律隆祐公正而廉潔。《祐誌》中的"孫武"爲春秋時代的軍事家,著有《孫子兵法》,《史記》卷六五有傳。《祐誌》中的"撫士則陳安並轡"典出《晋書》卷一〇三《劉曜載記》:"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驅斡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第2694頁)《祐誌》中的"言泉",是説言詞如噴泉涌出,比喻口辯敏捷。典出《晋書》卷九二《文苑傳序》:"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祐誌》中的"藺先生"指藺相如,《史記》卷八一有傳。《祐誌》中"王將軍之武庫"的王將軍指晋朝征西將軍王駿。典出《晋書》卷五六《孫楚傳》:"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孫)楚舊好……時龍見武庫井中,群臣上賀,(孫)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没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岩,望想於渭濱。修官學,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並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力之秋也。'"(第1542—1543頁)用以説明武庫充盈不在於祥瑞,而在於

㉖ 《晋書》卷四九《嵇康傳》,第1369頁。

選人用人。

《祐誌》中的"挾纊",披着綿衣,比喻因受撫慰而感到温暖。典出《左傳》宣公十二年:"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kuang),絲綿絮。《祐誌》中的"投醪",因酒少不能與大家共飲,投酒於河,讓部下飲河中水。醪(lao),醇酒。典出《吕氏春秋·順民》:"越王苦會稽之恥……下養百姓以來人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又見《文選》卷三五張景陽《七命》:"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祐誌》中的"霧豹"又作"玄豹","豹隱南山霧"之省稱。典出劉向《列女傳》卷二:"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其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比喻潔身自好,隱居深處,全身遠害。《祐誌》中的"風鵬",指乘風而飛的大鵬。典出《莊子·逍遥游》:"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摇而上者九萬里。"《祐誌》中的"泥金檢玉"又作"金泥玉檢"。泥金,用水銀調和金粉而成的泥,用來封玉牒(封禪用的文書)。檢玉,玉石製造的石函蓋。典出《漢書》卷六元封元年四月"登封泰山"語下顔師古的注:"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第 191 頁)用以表示慶祝功成治定的盛典。《祐誌》中的"青烏"是人名,六朝前的方士,相傳他善於葬術,著有《相冢書》,已佚。《祐誌》中的"周尚父"指西周的姜尚。其事迹載《史記》卷三二《齊太公世家》。"丘壟"指墳墓。《祐誌》中的"鄭子産"是春秋時鄭國的政治家。《祐誌》中的"松楸"代指墳墓,因松樹和楸樹多種於墓地,故此。《祐誌》中的"玉羊"代指月亮,典出《藝文類聚》卷一南朝劉孝綽《望月有所思》詩:"玉羊東北上。"《祐誌》中的"金龜",代稱金印。漢制,丞相、三公、列侯、將軍的印制,皆金印龜鈕,簡稱金龜。《祐誌》中的"登三",功德登於三王之上,喻指明君。典出《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傳》:"上咸五,下登三。"《祐誌》中的"馬鬣",墳墓上斧形的封土。典出《禮記·檀弓下》:"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祐誌》中的"牛眠",迷信説法謂人死葬牛眠之地,子孫可以富貴。典出《晉書》卷五八《周訪傳附周光傳》:"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污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别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

用典多是《祐誌》的一大特色。從中足見墓誌撰者對先秦、兩漢和魏晋南北朝史事之諳熟。我們雖然儘可能地把這些典故的出處給交代清楚,但限於我們的知識水平,"楊彬積善"和"宋文之琥珀"的出處未能找到,海内外博雅如有知者,尚乞不吝賜教。

四、《貴誌》主人之考釋

《貴誌》第一行的前半行爲墓誌題目。根據已有的解讀成果,可以把這半行釋爲"横帳之孟父房蜀國王之族系的耶律貴太保之墓之誌"。首二字,原義爲"兄弟的",在此處則應釋爲"横帳的"㉗。"横帳"是遼代表示的皇族的專有名詞。在契丹語中用"兄弟"來翻譯這一名詞,即與皇帝稱兄道弟就是皇族。於義爲"墓"的契丹小字爲漢語借詞,附有所有格詞尾。契丹小字"墓"作漢語借詞者很少見,在傳世的近三十件契丹小字墓誌中僅有《耶律弘用墓誌銘》、《耶律副部署墓誌銘》、《撒懶·室魯太師墓誌碑》和此《耶律貴墓誌》四件而已。《貴誌》第一行中的單詞應是墓主人的名字。該單詞由三個原字拼成。第一個原字音[ku]㉘,第二個原字音[i]。二者相拼而爲[kui]。我們以漢字"貴"來音譯它。第三個原字是的行書體,是詞尾,可以略而不譯。因此,我們把這件墓誌銘命名爲契丹小字《耶律貴墓誌銘》。

據《遼史》卷六四《皇子表》,遼太祖的祖父玄祖簡獻皇帝耶律匀德實生四子。其第二子"岩木,字敵輦,重熙中……追封蜀國王。……其後即三父房之孟父"(第936頁)。這就説明,墓主人爲耶律岩木之後代。《遼史》卷六六《皇族表》又稱"孟父房岩木楚國王"(第1015頁)。岩木的爵位究竟是"蜀國王"還是"楚國王",令人莫衷一是。由於此墓誌的出土,使問題得到圓滿解决。因爲墓誌是遼代的第一手資料,遠比遼朝滅亡二百多年之後所修的《遼史》更可靠。應以墓誌的記載爲準作蜀國王。此可訂正《遼史·皇族表》之訛誤。

《貴誌》第二行的第一個契丹小字爲漢語借詞"太保"之音譯㉙。這是墓主人的最後和最高的官銜,用作對墓主人的代稱。第二行第二個單詞爲契丹語"孩子"之義,第三個單詞爲契丹語"名"之義。此字還有"諱"、"號"等義。第四個單詞爲墓主人的名字中的另一個單詞,也可以説是另一個名字。這個名字也出現在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誌銘》第十四行首字。根據漢字《耶律智先墓誌》所提供的綫索,此單詞已被釋爲人名"迪里姑"㉚。人名"迪里姑"的解讀與以往的擬音雖然並不完全吻合,但目前只能姑且作如此釋

㉗ 劉鳳翥、唐彩蘭、高娃《遼代蕭烏盧本等三人的墓誌銘考釋》,《文史》2004年第2輯(總第67輯),第99—118頁。

㉘ 劉鳳翥《最近二十年來契丹文字研究概況》,《燕京學報》新第十一期,2001年,第135頁。

㉙ 唐彩蘭、劉鳳翥、康立君《契丹小字〈耶律敵烈墓誌銘〉考釋》,《民族語文》2002年第6期,第29、33、34頁。

㉚ 趙志偉、包瑞軍《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誌銘〉考釋》,《民族語文》2001年第3期,第36、39頁。

讀。至此,我們已知道此墓誌主人的孩子名即小名爲耶律迪里姑。他的全名是耶律貴·迪里姑。可以簡稱其名爲"貴"或"迪里姑",因此我們把此墓誌命名爲契丹小字《耶律貴·迪里姑墓誌銘》或《耶律貴墓誌銘》,也可以稱爲《耶律迪里姑墓誌銘》。

《貴誌》第二行的第五字爲"第二的"之義。"某某諱某,第二的某"或"某某孩子名某,第二的某"這種格式已多次在契丹小字資料中出現。例如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誌銘》第四行有義爲"相公諱迪烈,第二的"的詞句[31]。《耶律迪烈墓誌銘》第四行中的單詞也出現在該墓誌第一行即墓誌題目中,被釋爲人名"撒懶",而在第四行又將該單詞釋爲"横帳"。這種顧此失彼的矛盾釋法完全是由於没有把握住對"第二的"這個單詞的正確理解所致。長期以來"第二的"被錯誤地理解爲"第二等級的"。致使已經發表的契丹小字《耶律奴墓誌銘》、《耶律(韓)高十墓誌銘》、《耶律(韓)敵烈墓誌銘》等均出現了大致相同的失誤。把人名誤釋爲身份性的"國姓"、"王室"之類的語詞。由於每個墓誌中"第二的"後面的字各不一樣,不一樣的字都釋爲"姓"、"王室"未免過於牽强。再説墓誌一般多虚美之詞,儘量多説好話。某種身份如果分等級的話,墓誌主人的身份如果是第一等級肯定會在墓誌中寫出來,如果不是第一等級就含混不説,不會把第二等級説出來。近年通過對耶律(韓)迪烈和耶律(韓)高十墓誌的解讀使我們認識到契丹語的人名一般多是兩個單詞,也有三個單詞者。例如韓匡嗣的契丹語名字音譯爲"天你·堯治",見《耶律(韓)高十墓誌》第四行[32]。韓德凝之子韓郭三的契丹語名字音譯爲"留寧·郭三",見《耶律(韓)高十墓誌》第九行[33]。韓德威之孫韓滌魯的契丹語名字音譯爲"遵寧·滌魯",見《耶律(韓)迪烈墓誌銘》第七行[34]。《遼史》則把"遵寧·滌魯"處理爲"滌魯,字遵寧"(第1291頁)。經過這些反思,當見到《貴誌》的拓本時,就不能再把"第二的"釋爲"第二等級的"。我們釋爲"第二個名"。

根據這些新認識,《耶律(韓)高十墓誌》第一行墓誌題目應修正爲"大中央遼契丹國之横帳之季父房秦王之族系的兼中書令開國公王寧之墓誌"。第十三行原誤釋爲"孩子名高十,第二等之王室"應修正爲"孩子名高十,第二個名王寧"。《耶律(韓)迪烈墓誌銘》第一行的墓誌題目應釋爲"横帳之秦王之族系的空寧·迪烈太保之墓誌銘"。第二行的前七字應釋爲"太保孩子名迪烈,第二個名空寧"。《耶律迪烈墓誌銘》第四行原被誤釋爲"相公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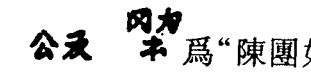
---

[31] 盧迎紅、周峰《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誌銘〉考釋》,《民族語文》2000年第1期,第48頁。
[32] 唐彩蘭《遼上京文物擷英》,遠方出版社,2005年,第245頁。
[33] 劉鳳翥《契丹小字〈韓高十墓誌〉考釋》,《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年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518頁。
[34] 唐彩蘭、劉鳳翥、康立君《契丹小字〈耶律敵烈墓誌銘〉考釋》,《民族語文》2002年第6期,34頁。

迪烈,第二等之横帳"應修正爲"相公諱迪烈,第二個名撒懶"。《耶律奴墓誌銘》第一行墓誌題目應修正爲"大遼契丹國之可汗□□族系横帳之仲父房國胤寧詳穩之墓的誌銘",即耶律奴又名"國胤寧"。第四行原被誤釋爲"公孩子名奴,第二等的國姓"應修正爲"公孩子名奴,第二個名國胤寧"。"孩子名"也可按漢語習慣譯爲"小名"。

契丹小字以前曾被音譯爲"哈喇",現在應當修正爲意譯的"遼"。蒙古字"遼"讀音爲 xola[35]。其讀音與"哈喇"接近。原字音譯漢語借詞"虎",擬音爲 xu[36]。讀音更接近 xo。這爲於義爲"遼"提供一個旁證。遼朝的國號曾經兩次稱"契丹"兩次稱"遼",稱"契丹"和稱"遼"的時間各一百多年。在漢字文獻中該稱"契丹"時就稱"契丹",該稱"遼"時就稱"遼"。然而在契丹文字中實行雙國號制度。在稱"契丹"時不忘了稱"遼",在稱"遼"時不忘了稱"契丹"。只不過是在應該稱"契丹"時把"契丹"放在"遼"的前面,在應該稱"遼"時把"遼"放在"契丹"的前面。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均是這種情況。

五、《貴誌》的撰者

《貴誌》第一行的下半行爲墓誌作者的官銜和姓名。該行最後四個單詞爲"陳團奴撰"[37]。其中的並不是姓氏"陳",而是名字的組成部分。其姓氏爲"耶律"。也就是説,該墓誌的作者爲耶律陳團奴。耶律陳團奴是遼代末期的契丹小字文章高手。在傳世的契丹小字墓誌中,除了此《貴誌》之外,《耶律(韓)敵烈墓誌銘》和《耶律弘用墓誌銘》也是他撰寫的[38]。耶律弘用墓誌銘曾被稱爲《烏日根塔拉墓誌》,並被誤認爲墓主人是耶律弘用之父耶律忠亮。耶律弘用之祖母的《寂善大師墓誌銘》中有"有子一:忠亮佐國功臣、泰寧軍節度,兗、沂、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司空、兼侍中、使持節兗州諸軍事、行兗州刺史、判上京留守臨潢尹事、上柱國、饒樂郡王、食邑陸仟伍佰户、食實封陸佰伍拾户宗愿"。其中的"忠亮"並不是人名,而是"功臣"的修飾語。最後的"宗愿"才是人名,由於理解不周而誤把"忠亮"當成了人名。遼聖宗的子、侄輩的人

---

[35] 内蒙古自治區社會科學院蒙古語言文字研究所編《漢蒙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962 頁。内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院蒙古語文研究所編《蒙漢詞典》增訂本,内蒙古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653 頁。

[36] 契丹文字研究小組《關於契丹小字的研究》,《内蒙古大學學報》1977 年第 4 期,第 94 頁。

[37] 陳乃雄、楊傑《烏日根塔拉墓誌——契丹小字墓誌銘考釋》,《西北民族研究》1999 年第 2 期,第 74、75 頁。

[38] 劉鳳翥、清格勒《契丹小字〈宋魏國妃墓誌銘〉和〈耶律弘用墓誌銘〉考釋》,《文史》2003 年第 4 輯(總第 65 輯),第 208 頁;劉鳳翥、唐彩蘭、高娃《遼代蕭烏盧本等三人的墓誌銘考釋》,《文史》2004 年第 2 輯(總第 67 輯),第 110 頁。

都是"宗"字輩的,而不是"忠"字輩的。耶律宗愿墓誌銘已從另外的遼墓出土並發表[39]。因此,所謂烏日根塔拉農場出土的契丹小字墓誌既不是耶律宗愿的,更不是耶律忠亮的。根據我們的解讀,其爲耶律宗愿之子耶律弘用的墓誌銘可定而無疑。

《貴誌》中"陳團奴"之前的十個單詞是陳團奴的官銜。此十個單詞的前六個單詞爲"六院解里寧于越族系的六"之義。其中釋爲"六院"在學界已成共識[40]。"六院"即"六院司"之省稱。是人名,可以音譯爲"解里寧"或"海鄰"。是契丹語官名"于越"的省稱加所有格詞尾[41]。"族系的六"下面的單詞爲"舍利房"之義。該單詞由三個原字拼成。第一個原字爲詞根,它有"爺"、"父"、"男性"等義。由於同音字的關係,它又於義爲"年"。第二個原字爲複數格詞尾。第三個原字在一般情況下作所有格詞尾用。但在此處根據"父房"作的構詞模式似乎不是所有格詞尾。根據前後文義,整個單詞應爲"舍利房"之義。契丹語"執掌文字之事"可釋爲漢語"翰林"。"字之事"雖然類似現在的秘書,但我們目前還想不出本意爲"舍利房字之事"的契丹小字究竟譯爲遼代的哪個官名更合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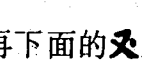
六、《貴誌》主人的先輩和墓誌主人的事迹

《貴誌》第二行的爲"祖宗"之義。其原義爲"上輩的爺"[42]。《貴誌》第二行的於義爲部名"迭剌",於義爲"部"。"部"這一單詞也出現在《貴誌》第四行。《貴誌》第二行的爲姓氏"耶律"。《貴誌》第二行的本義爲"馬",在此處爲人名,可以音譯爲"穆里"。此人作爲耶律氏的祖先在諸如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誌》和《耶律慈特墓誌》等多件契丹小字墓誌中被提到。目前我們還不能在《遼史》中找到與之相符合的人。愛新覺羅·烏拉熙春(吉本智慧子)釋爲地理名詞"彌里"[43]。聊備一説。

從前後文意推測,《貴誌》第二行的應爲人名。它是由讀音分別爲[ni]、[a]、[li]的三個原字、、拼成的單詞。其讀音與耶律氏皇族的始祖"涅里"(又作"雅里")極爲

---

[39] 蓋之庸《内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 222—235 頁。
[40] 唐彩蘭、劉鳳翥、康立君《契丹小字〈耶律敵烈墓誌銘〉考釋》,《民族語文》2002 年第 6 期,第 34 頁。
[41]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遼金史與契丹、女真史》,日本東亞歷史文化研究會,2004 年,第 45 頁。
[42] 唐彩蘭、劉鳳翥、康立君《契丹小字〈耶律敵烈墓誌銘〉考釋》,《民族語文》2002 年第 6 期,第 34 頁。
[43]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遼金史與契丹、女真史》,第 40 頁。

相近。這個契丹字是否就是"涅里"或"雅里"尚不能遽下斷語。《貴誌》第二行的爲契丹語官名"夷離堇"[44]。再下面的爲"大耶律"。第二行的末兩字已泐,但從前後文意推測,其末字應是一個序數詞。根據下面解讀的世系,此序數詞應爲"第八"。

《貴誌》第三行的前半行是説墓誌主人的"(第八)代之祖父敵輦·岩木夷離堇,天皇帝的二(?)伯父"。《貴誌》第三行的"重熙中"、"蜀國王"、"可汗之横帳之孟父"等語詞都是説敵輦·岩木的。這與《遼史》卷六四説岩木"重熙中,追封蜀國王"、"其後即三父房之孟父"的記載相一致。"敵輦·岩木"是由讀音分别爲"敵輦"和"岩木"的兩個單詞組成的人名。此人的名字可以簡稱其中的任何一個詞。而漢字文獻往往按漢族習慣把兩個單詞一個處理爲"名",一個處理爲"字"。例如《遼史》就把此"敵輦·岩木"處理爲"岩木,字敵輦"[45]。

《貴誌》第四行的"蜀國王迪烈妻二人之第四子國恩月·末掇夷離堇,迭剌同胞之部夷離堇成爲"是説岩木蜀國王和名叫迪烈的妻子兩個人的第四子是國恩月·末掇夷離堇。國恩月·末掇成爲迭剌同胞之部的夷離堇。《遼史》卷六六《皇族表》岩木欄内僅僅列了岩木的三個兒子,並没有第四子,第二子爲末掇。我們推測《遼史》中的第二子末掇與《貴誌》第四行的國恩月·末掇應爲同一個人。於義爲人名"末掇"的契丹小字由三個契丹原字拼成。第一個原字音[m][46]。第二個原字出現在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誌銘》第六十二行的人名一詞中,該人名是耶律仁先的大女兒的丈夫的名字"普達"[47]。據"普達"本人的漢字墓誌銘,其漢名是"闍",契丹語名字是"浦打哩"。"普達"與"浦打哩"顯然是同名異譯。人名"浦打哩"的契丹小字由、、、四个原字拼成。音[ph][48],實際上它並不是音素,而是音節,它應帶有元音[u]。它音譯"浦打哩"的"浦"。是一個輔音爲[t]的音節,它應帶有央元音[ə]。音[a][49]。與拼成"浦打哩"的"打"。從而得知音譯"浦打哩"的"哩"。契丹小字《耶律(韓)迪烈墓誌銘》第十七行的爲人名"破得"[50],從而得知原字又音"得",説明我們把原字推測爲輔音爲[t]元音爲[ə]的音節是正確的。所以我們把它擬音爲[tə]。人名"末掇"的第三個原字音[o][51]。三個原字拼在一起與"末掇"的讀音極爲相近,所以我們把此人名解讀爲"末掇"。

---

[44] 即實《謎林問徑——契丹小字解讀新程》,遼寧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478頁。

[45] 《遼史》卷六四《皇子表》,第963頁。

[46] 清格爾泰、劉鳳翥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52頁。

[47] 劉鳳翥《契丹小字解讀四探》,《第三十五届世界阿爾泰學會會議記録》,臺北聯合報國學文獻館,1993年,第562頁。

[48][49][51] 清格爾泰、劉鳳翥等《契丹小字研究》,第153頁。

[50] 劉鳳翥、唐彩蘭、高娃《遼代蕭烏盧本等三人的墓誌銘考釋》,《文史》2004年第2輯(總第67輯),第113頁。

《貴誌》第四行的"國恩月夷離堇……穆里格夫人二人的兒子普你·穆維令穩"是説國恩月·末掇和他的名叫穆里格的妻子二人的兒子是普你·穆維令穩。其中的詞義比較廣泛,其本義是"女性",但根據不同情況可釋爲"妻"、"女兒"、"母親"等義。此處和第六行的下半行的此字均爲"夫人"之義較爲合適。"普你·穆維"是人名,"令穩"是官名。契丹小字在此處之所以翻譯人名"普你"是因爲韓德威的契丹語名字也是這個契丹小字,韓德威之孫耶律宗福的墓誌銘説韓德威的契丹語名字是"普你",所以在此處我們也把譯爲"普你"。

《貴誌》第五行的"夷離堇拜"按漢語語序爲"拜夷離堇"。"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之號封"按漢語語序爲"封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之號"。這都是普你·穆維所做的官。《貴誌》第五行的"普你令穩涅魯衮夫人二人的子三個:長子福樂郎君;第二個得志赫郎君;第三個菩里寧·頗得·通順"是説普你令穩和他的名叫涅魯衮的夫人二人的三個兒子:長子是福樂郎君;第二個是得志赫郎君;第三個是菩里寧·頗得·通順。契丹小字中的數詞運用於人時,男女有别。"子三個"的"三"一般使用男性所用的,此處用了一般用於女性的。説明遼代晚期,數詞性的區别已經不是很嚴格。

《貴誌》第六行的"得志赫郎君斯給·鳥古娘子二人之長子北也·奮兀詳穩"是説得志赫郎君和他的名叫斯給·鳥古的娘子二人的長子是北也·奮兀詳穩。如前所述,由三個原字拼成的人名(北也)也出現在契丹小字《耶律(韓)迪烈墓誌銘》第六行,是作爲韓霄金夫人的契丹語名字。據漢字《耶律宗福墓誌銘》,韓霄金夫人的契丹語名字爲"北也",所以在此處把得志赫郎君和他的名叫斯給·鳥古的娘子二人的長子的名字釋爲"北也"。實際上"北也"是音譯的兩個原字的音,省略了詞尾原字的音。吴英喆説:"從人名用字中也找到了附加成分修飾男性,附加成分修飾女性的佐證。"[52]有些反證並不支持他的意見。例如此處得志赫郎君的大兒子的名字的附加成分就是用的,而不是用。《貴誌》第六行的"保寧中"和"詳穩成爲"都是説北也·奮兀的事。"保寧"是遼景宗的年號(969—979)。《貴誌》第六行的"北也詳穩比律·□□夫人二人之子聖郎君"是説北也詳穩與名叫比律·□□的妻子二人的兒子是聖郎君。《貴誌》第六行的"歲五十九"是説聖郎君活了五十九歲。

《貴誌》第七行的"聖郎君尚芬·穆□□娘子二人之長子希不噢·鐸魯斡相公"是説聖郎君和他的名叫尚芬·穆□□的娘子二人的長子是希不噢·鐸魯斡相公。人名"鐸魯斡"

---

[52] 吴英喆《契丹與静詞語法範疇研究》(2005年10月的博士論文,未刊),第94頁。

的解讀下面詳談。《貴誌》第七行的"伯祖父福樂郎君之"是説希不噢・鐸魯斡與他的伯祖父福樂郎君有什麽關係。其實福樂郎君是希不噢・鐸魯斡的伯曾祖父,而不是伯祖父。同行的"重熙初"是説希不噢・鐸魯斡相公在重熙初年做什麽事或做什麽官。

《貴誌》第八行的"咸雍年間,南院副部署……太師太傅封,南京之同知除,使相之號賜。大康二年於,南西招討"是説希不噢・鐸魯斡在咸雍年間,任南院副部署……封太師太傅,除南京之同知,賜使相之號,大康二年,任南西面招討使。《遼史》卷一〇五《耶律鐸魯斡傳》稱"咸雍中,累遷同知南京留守事。……大康初,改西南面招討使"。其事迹與《貴誌》中希不噢・鐸魯斡的事迹基本一致。我們姑且把二者視爲同一個人。是否正確,尚待來日之驗證。《貴誌》中人名"希不噢・鐸魯斡"的第二個單詞"鐸魯斡"是由五個原字拼成的。第一個原字音[tɑ],第二個原字音[ul],第三個原字音[ʊ],第四個原字音[o][53]。第五個原字既可音譯"訛里本"的"訛",又可音譯"烏盧本"的"烏"[54]。這些原字拼在一起,其讀音與"鐸魯斡"的讀音極爲相近,所以我們把此單詞解讀爲人名"鐸魯斡"。

《貴誌》第八行的"歲五十七於薨"是説希不噢・鐸魯斡薨於五十七歲。同行的"妻子維夫人"是説希不噢・鐸魯斡的妻子是維夫人。契丹語中的"妻子"是用"女人"二詞來表達。"維"是人名,該詞由兩個原字拼成,第一個原字音[uei][55],第二個原字是的行書體。如前所述,其讀音可以略而不譯。

《貴誌》第九行的"北也・何魯□太師之女"是説維夫人是北也・何魯□太師之女。《貴誌》第九行的"太保希不噢相公維夫人二人之仲子"是説墓誌主人耶律貴太保是希不噢・鐸魯斡相公和維夫人二人之仲子。"太保"代指墓誌主人。同行的"清寧七辛丑年九月十二日於生"是墓誌主人誕生的時間。

《貴誌》第十行的"大康四年歲十八於"是説墓誌主人於大康四年十八歲的時候。這是墓誌主人開始做官的時間。如前所述,墓誌主人生於清寧七年(1061),至大康四年(1078)恰爲十八歲。《貴誌》第十行的"印牌司"、"北院"都是墓誌主人任職的機關。"印牌司之郎君"是墓誌主人的官職。"印牌司"在《遼史》百官志中作"牌印司"。

《貴誌》第十行的末字於義爲"今"[56]。《貴誌》第十一行首字爲附有所有格詞尾的"聖"。"今聖"就是"當今皇上"之義。《貴誌》第十一行第二字爲附有時位格詞尾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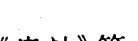
[53] 契丹文字研究小組《關於契丹小字研究》,《内蒙古大學學報》1977 年第 4 期,第 94、95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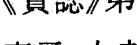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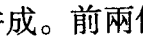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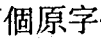
[54] 劉鳳翥、唐彩蘭、高娃《遼代蕭烏盧本等三人的墓誌銘考釋》,《文史》2004 年第 2 輯(總第 67 輯),第 103 頁。

[55] 劉鳳翥《最近二十年來契丹文字研究概況》,《燕京學報》新第十一期,第 234 頁。

[56] 王弘力《對〈契丹小字字源舉隅〉的幾點商榷》,《民族語文》1984 年第 3 期,第 69 頁。

"朝"。字經常出現在附有所有格詞尾的皇帝後面。從其所在的位置應於義爲"朝",姑且立此假説,以待來日之驗證。此處的"今聖之朝於"是指墓誌主人在遼代天祚帝之朝做何官或做何事。《貴誌》第十一行"盧州之刺史"和"太保"都是墓誌主人的官銜。"太保"是墓誌主人的最高官銜,也是最後官銜,故墓誌用"太保"代稱墓誌主人。

《貴誌》第十二行的最末兩字合在一起於義爲年號"乾統"[57]。它與《貴誌》第十三行的"二年夏閏六月十四日於"連起來按漢語語序爲"於乾統二年夏閏六月十四日於"。這是墓誌主人死亡的日子。《貴誌》第十三行的於義爲"病故"[58]。契丹小字"病故"的"故"字男女有别,男性用,女性用。例如宋魏國妃是女性,她的墓誌蓋中契丹小字"故宋魏國妃墓誌銘"就是用來譯"故"[59]。區别在詞尾,男性用的契丹小字(故)的詞尾是,女性用的契丹小字(故)的詞尾是。這種區别不僅表現在"故"字,也表現在"誕生"一詞。男性用的契丹小字"誕生"作,女性用的契丹小字"誕生"作,區别也是在於詞尾和。墓誌主人生於清寧七年(1061),病故於乾統二年(1102),享年四十二歲。

《貴誌》第十三行的四字於義爲"女眷二位大者"。即墓誌主人有兩個妻子,大者是……《貴誌》第十三行的末字是墓誌主人大妻子的名字。此字由四個原字拼成。前兩個原字可音譯漢字"晋"和"秦"。第三個原字等同於契丹大字。契丹大字音譯"耶律習涅"的"涅"。故原字也音"涅"。我們給它擬音爲[nie]。第四個原字是表示女性的附加成分。如前所述,其音值可以不必譯出。因此,我們姑且把此人名音譯爲"晋涅"。

《貴誌》第十四行的"奚可汗之族系的揚寧·水軍奴太尉之女,歲二十六於卒"是説墓誌主人的大妻子晋涅是奚可汗之族系的揚寧·水軍奴太尉之女,卒於二十六歲。同行的"歲十八"是説墓誌主人的大妻子"晋涅"在十八歲時如何如何,可能是説她在十八歲嫁給《貴誌》主人。

《貴誌》第十四行的於義爲"第二個",是指墓誌主人的第二個妻子。再下面的一個單詞讀音"冠睦",是第二個妻子的名字。再下面的一個單詞於義爲"娘子"。《貴誌》第

---

[57] 劉鳳翥《最近二十年來契丹文字研究概況》,《燕京學報》新第十一期,第235頁。

[58] 陳乃雄、楊傑《烏日根塔拉遼墓出土的契丹小字墓誌銘考釋》,《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第77頁。

[59] 劉鳳翥、清格勒《契丹小字〈宋魏國妃墓誌銘〉和〈耶律弘用墓誌銘〉考釋》,《文史》2003年第4輯(總第65輯),第204頁。

十四行的"菩里寧·立本之女"是説墓誌主人的第二個妻子冠睦娘子是菩里寧·立本之女。"菩里寧·立本"是人名。《貴誌》第十四行的"孩子男的三個,女的一個。德□十四"是説墓誌主人的第二個妻子冠睦娘子所生的孩子,男的三個,女的一個。其中一個男孩子叫德□,十四歲。《貴誌》第十五行的"儒留"、"道士奴"是説冠睦娘子所生的另外兩個男孩子的名字。《貴誌》第十五行的"女孩燕尚女,歲十五"是説冠睦娘子所生的女孩子名叫燕尚女,寫《貴誌》時十五歲。"歲十五"下面的一個契丹小字是由、、三個原字拼成的。其中爲詞根,於義爲"弟",、爲附加成分。再下面的一個契丹小字於義爲"三",是説墓誌主人有弟弟三個。《貴誌》第十五行的兩字是兩個單詞構成的人名。第一個字可音譯爲"遵寧"或"遜寧",第二個字由、、三個原字拼成。第一個原字音[ku],第二個原字音[i],第三個原字音[li]。我們可以把這個人名釋爲"遵寧·瑰理"。再下面的一個契丹小字於義爲"郎君"。"遵寧·瑰理郎君"是墓誌主人的大弟弟。《貴誌》第十五行的"歲四十一"是説遵寧·瑰理郎君當時是四十一歲。他僅比墓誌主人小一歲。《貴誌》第十五行的字是墓誌主人二弟弟的名字,其讀音爲"擺"。我們把它的音值構擬爲[bai]。字下面的字爲"郎君"。再下面的四個字於義爲"歲十九於逝",是説"擺郎君"在十九歲時逝世。字由原字和拼成。音[ou],音[uei][60]。二者相拼而爲[ouei]。達斡爾語"死亡"音 uwubei[61],詞根 uwu 與的讀音相近。《貴誌》第十五行的倒數第二字爲墓誌主人三弟的名字。這個由四個原字拼成的單詞的讀音目前尚不能完整構擬。《貴誌》第十六行開始的於義爲"歲十八於逝",是説墓誌主人的三弟于十八歲時逝世。

《貴誌》第十六行出現了"□郎君……歲二十九於","意辛郎君……歲四十八","尚家女娘子……太師於嫁"。《貴誌》第十七行出現了"特每娘子"。我們還没有考釋清楚這兩位郎君和兩位娘子與墓誌主人是什麽關係。或許是墓誌主人的哥哥和姐姐。姑且做此推測,以待來日之驗證。"太師於嫁"按漢語語序爲"嫁於太師"。

《貴誌》第十七行的"乾統二年歲次壬午十二月辛亥朔十一日辛酉"是墓誌主人下葬的日子。同行的"妻冠睦娘子、弟瑰理"是送葬的人。

《貴誌》第十八行的某"山之"某是指墓誌主人墓地的位置。同行的"先妻晋涅娘子之墓的穴□掩閉"是指墓誌主人與他的第一個妻子合葬。

---

[60] 契丹文字研究小組《關於契丹小字研究》,《内蒙古大學學報》1977 年第 4 期,第 94、95 頁。

[61] 那順達來《漢達詞典》,内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 267 頁。

《貴誌》第三十一行的"乾統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是墓誌主人下葬的日子,也是刻寫《貴誌》的日子。

七、結束語

耶律隆祐的墓誌蓋和墓誌文的内容都非常豐富。尤其是墓誌蓋的天文圖,意義非常重要。從墓誌文中可以窺見韓知古家族與遼代皇族休戚與共的密切關係。韓知古後代中的韓匡嗣一支通過賜國姓、連御署、被編入横帳季父房從而被徹底契丹化。從中足可窺見遼代漢族上層逐步契丹化的複雜的民族關係之一斑。

《貴誌》主人耶律貴官不高,爵不顯,而且僅活了四十二歲,墓誌撰者用詳述家史的辦法來擴充篇幅。我們可以把《貴誌》主人的世系歸納如下:

第一代 敵輦·岩木夷離堇

第二代 國恩月·末掇夷離堇

第三代 普你·穆維令穩

第四代 福樂郎君;第二個得志赫郎君;第三個菩里寧·頗得·通順

第五代 北也·奮兀詳穩(得志赫之子)

第六代 聖郎君

第七代 希不噢·鐸魯斡相公

第八代 貴太保(墓誌主人)

第九代 德□、儒留、道士奴

這是一份傳承有自的契丹小字家譜,可惜我們的解讀還很有限。如果將《貴誌》徹底解讀了,將使孟父房敵輦·岩木一支世系的脉絡研究得更加清楚。這會有助於《遼史》的《皇子表》和《皇族表》的詳細補正。

《貴誌》是用行書體書寫的契丹小字墓誌銘,辨認起來雖然有些困難,但它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解讀行書體契丹小字的重要資料。它爲把行書體契丹小字規範爲楷體契丹小字提供了重要參考依據。它的發表和解讀必將進一步推動契丹小字的解讀工作。

為了使廣大讀者便於研究耶律(韓)隆祐墓誌銘和耶律貴墓誌銘,特把耶律(韓)隆祐墓誌銘和李春敏老師代為摹録的耶律貴墓誌銘附録於文末。

附録一:耶律(韓)隆祐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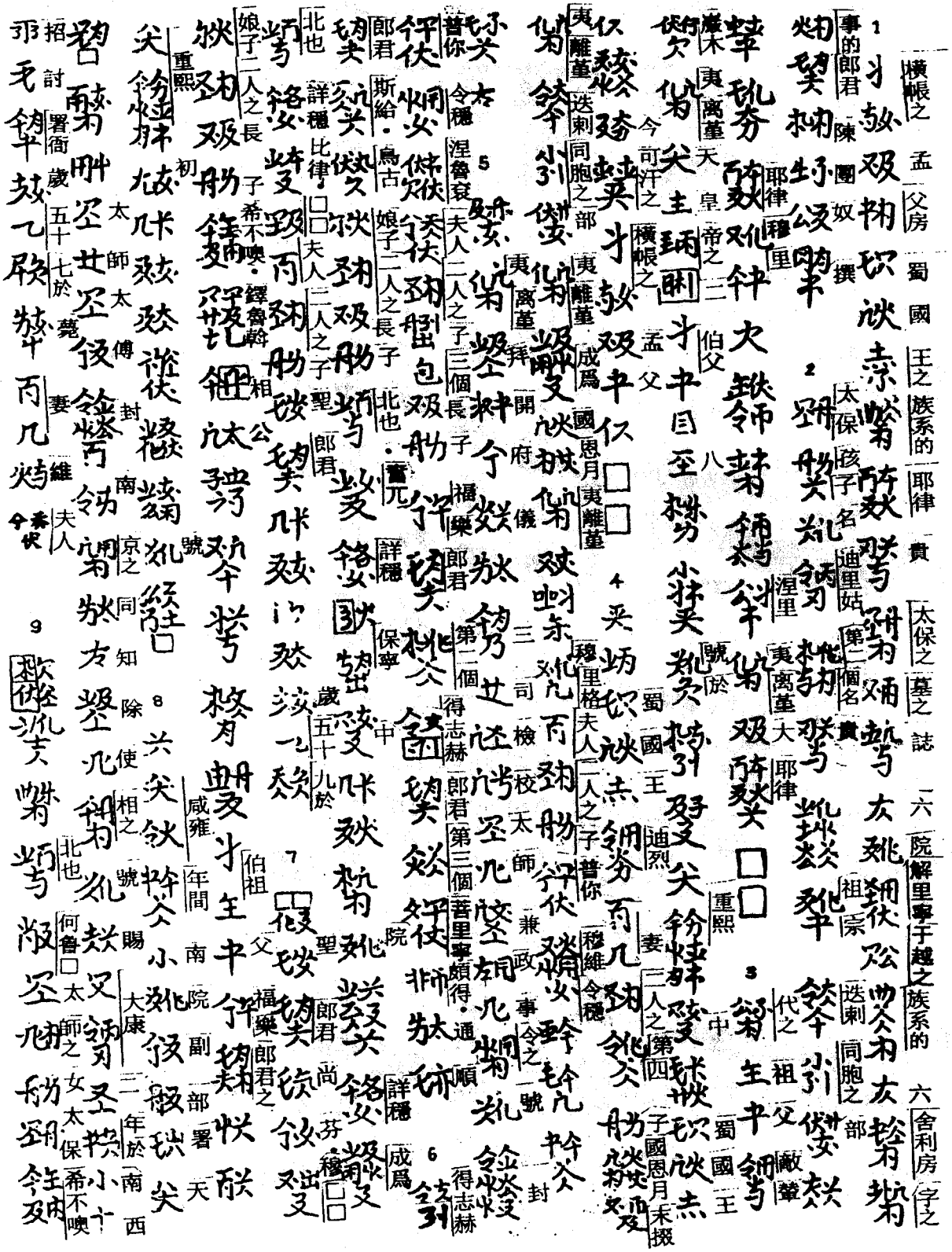
大契丹國故推誠守義致理功臣、大同軍節度使、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政事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雲州諸軍事、行雲州刺史、兼御士大夫、上柱國、漆水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户、食實封五百户耶律公墓誌銘並序

節度掌書記、承務郎、試大理評事李可舉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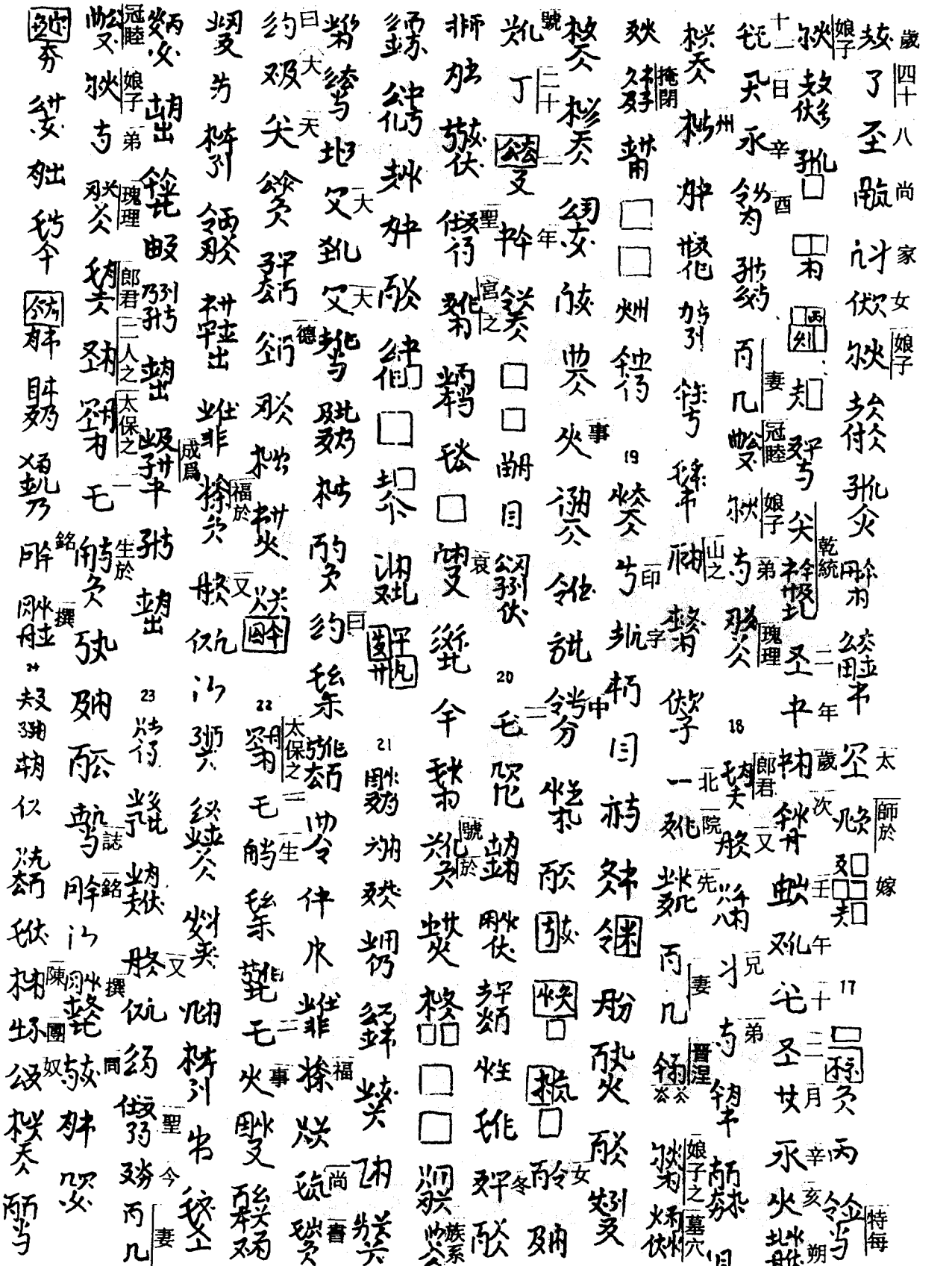
公諱隆祐,字道寧。世本昌黎人也。以高、曾輔聖,祖、考箴時。金昆集莫大之勛,正調殷鼎;玉季樹不朽之業,俱陟韓壇。我皇朝追彼職官,敢有夷念。兹忠孝萃於一門。故頒之以敕書,賜之以國姓。仍連御署,得繫皇親。今氏歸耶律,則斯之謂歟。漢去肉刑,假劉章之貴裔;周成砥道,賴姬旦之同宗。其茂族根深,先誌文備,此不載録,式避重繁。烈祖諱知古,彰武軍節度使、中書令。寶憲多謀,位居侯伯;楊彬積善,世襲公卿。烈考諱匡嗣,晉昌軍節度使、政事令、尚父、秦王、贈尚書令。職在建牙,出啓芙蓉之幕;官從論道,入乘玳瑁之車。智可以藩魏存荆,德可以戴堯佩舜。故生也疏封一字,已主百二之邦;而歿也黄焚九泉,猶贈喉舌之令。清源莫斷,勢岳難傾。不無爰立之家,自有可觀之胤。公即王之第七子也。繼臺輔之後,生將相之材。杞梓爰從於地産;騏驎本自於天來。張司空劒瘞鄱中,略淹塵土:陶太尉梭浮澤畔,終駕風雷。年始立,會景宗皇帝廣被恩華,大分爵秩,不限資級,以取良能。乾亨四年,自燕京山河都指揮使特授崇禄大夫、檢校太尉、行右神武大將軍。策名方戴於鶡冠,遘禍忽悲於風樹。當年丁考之憂,孝符曾子,五内絶漿;痛甚高柴,霻眸泣血。我國家公行大義,恩示奪情。蓋籍崇班,難從遠制。尋起復雲麾將軍,餘如故。陟岵之哀既往,自天之命俄臨。統和三年,封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環衛之間,久聞近侍。霓幢之下,難滯雄飛。十三年,遥授武寧軍節度使,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三百户。竹騎小兒,迎佇莫窺於太守;銅標大柱,邊陲須假於伏波。十八年,授西南面五押大將軍。加食邑三千户,食實封三百户。然負壯圖,由驚重寄。欲報推轂之拜,爰伸借箸之謀。於是懾小番,肅諸部,去奸吏,舉嚴科。梏乎不法之徒,咸遵號令;沃彼不毛之地,竟務耕耘。因兹高樹於德基,下欺青冢;從此長流於善水,小視黄河。上念縣邈宸居,勤勞鄙野。出提虎印,久臨畜牧之鄉;入掌麟符,宜守興龍之地。二十二年,加推誠守義功臣、上京留守、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臨潢尹。方精求瘼,旋屬覃恩。二十三年,賜致理功臣,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一百户。九重天邑,然得仁人;千里

侯藩，又須理治。而況魏都舊地，朔野奧區。一隅正控於河西；兩地本鄰於代地。非洪鍾巨鼎、元侔世禄之家而仗節乘軒，曷副殿邦之任。二十八年，授大同軍節度使。晨辭宫闕，夕判山河。涉二千里之康莊，踰川跨谷；帶八百口之生聚，犯露蒙霜。下車才過於莫生，伏枕旋聞於蟻鬥。徒懷經濟，有誤鎮寧。宋文之琥珀無徵；晉后之膏肓有驗。咳珠唾玉，休方拱極之星；智浪心源，永異朝宗之水。洪覆不愁，冥數難渝。以庚戌歲季冬壬戌日薨於雲州之官舍，享年六十有四。皇帝以手足興懷、柱石挂念。遽聞捐館，尋示輟朝。命星使以臨喪，賜天書而恤寡。一門官吏交增依柱之悲；六縣生靈並起涉川之嘆。唯驚罷市，無路返魏。以明年秋仲月十有七日葬於上京之西北渠劣山，從先塋焉，禮也。公之室陳國夫人蕭氏，夷離畢侍中之女。貴出濯龍，禮成交馬。以孝和上下；以敬奉蒸嘗。顔容不媿於菱花；貞善堪書於彤管。始望畫樓戴月，應丹鳳以和鳴；寧知金井招風，觸高梧而半落。痛深先逝，恨結未亡。興言但念於終天；抆淚不聞於深夜。有子二人，女一人，渤海娘子大氏之所出也，先公而亡，長曰遂贇，右千牛衛將軍。勾陳就列，寧欠父風。次曰遂成，衛内都指揮使。啓戟從戎，豈無公器。女適奚王府相之息也。公有儀可象，嵇中散之風表也；非道不行，張安世之畏慎也；志氣如神，宋暹之人龍也；清明在己，樂廣之水鏡也。慕劉超之清苦；掩毛玠之公方。嚴令則孫武連横；撫士則陳安並轡。言泉决去，藺先生之辯河；信胄攢來，王將軍之武庫。非飲食田園為務，非服玩車馬相高。奇獸珍禽，寔注於意；吴歌楚舞，不介其懷。府絶庸寮，門無雜掾。恩施挾纊；惠布投醪。行不徒行，所攀者興雲致雨；動不妄動，所附者戴義含仁。徒自霧豹出潛，風鵬得勢。興變三紀，夾輔兩朝。奈以披甲横戈不得同平大寇：泥金檢玉不得共視成功。噫！八翼俄摧，九霄漸遠。龍欲興而雲忽散；虎正嘯而風不生。修短有期，縱富貴而何免；晦明自定，任賢智以難逃。悲夫！白鶴來空，青烏告吉。將臨遠日，挽動靈車。周尚父丘壟初營；鄭子産松楸乍起。雖巍巍麟閣，已不墜於聲猷；而默默泉宫，又須憑於刊勒。可舉忝塵幕職，幸掌軍書。才罄走之參裨，俄屬公之傾謝。惻情揮涕，念知遍對於虹旌；承命紀年，實狀聊符於青史。謹為銘曰：偉人生兮，玉羊稟粹。至公出兮，金龜同瑞。運偶登三，忠推不二。立天下功，成天下利。邦國宗枝，皇王昆季。門有良材，府無雜吏。己不示長，人不永備。宜將相材，居將相位。大道方行，流年莫繫。二豎忽來，百神斯棄。氣逐冥關，魂沉逝水。聖主輟朝，都人罷市。遠日載臨，茂族俱至。馬鬣爰封，牛眠得地。伺蒼海兮為田，假泰山兮如礪。耶律公之佳城，劫未壞而長閉。續贈益州大都督沂國公。時統和二十九年五月十日記。

附録二：契丹小字耶律貴墓誌銘









文史（季刊）

WEN SHI

主管：中國出版集團

主辦：中華書局

編輯：《文史》編輯部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郵政編碼：100073）

電話：86-10-63267924

網址：http://www.zhbc.com.cn

電子信箱：wenshi@zhbc.com.cn

出版：中華書局

印刷：北京冠中印刷廠

國內發行：河北省廊坊市郵政局報刊發行局

郵發代號：18-350

國外總發行：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

（北京399信箱）

國外發行代號：Q1694

國內統一刊號：CN11-1678/K

2006年11月1日出版

定價：32.00元

9 770511 471002 04>